



列子 下卷一

仁13  
921  
3





南甫曰  
以下之教章  
謂意怪不  
正誠外可添  
一隻眼也

列子庸齊口義卷下

庸齊林

希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  
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  
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  
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  
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

列子下

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然  
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  
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  
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  
之先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  
夏始先豈為始後豈為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  
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  
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

固問堅問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  
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  
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様  
語脉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  
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  
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  
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

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函人民猶是也問函之西復  
猶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  
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函者但見函之  
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函之西又有如  
函者以中國之取見且如此况四海四荒四極  
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  
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  
荒四極此亦務為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

如是西大日且星亦猶是也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  
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  
之表不有大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木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  
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  
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  
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  
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以

列子下  
三

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  
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  
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  
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  
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  
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  
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

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為  
駭世之言不可以為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  
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  
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為晝為夜此須識天文者  
乃知之知地有上下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  
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  
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以段言恢偉

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  
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  
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  
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  
七萬里以爲隣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  
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  
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  
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  
波上下往還不得躔峙焉仙聖毒之詐之於帝帝

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疆使巨鼈十五  
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  
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  
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  
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汎於大  
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  
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  
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

以其言短  
微

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時停也毒之苦之也  
禹強神名也合負以六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  
數者數其骨也使阮使監彼也五山之仙聖十  
五鼈之三番龍伯之釣鼈帝之怒龍伯皆寓言  
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  
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僿國人長一尺五寸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减小猶長數千丈焦僿之尺五諍人之

以其言壽  
大

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  
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為定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  
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  
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  
也直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  
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  
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

志之

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禹益實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為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以言其小而  
小者大說空  
神術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畫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醜普弭三切俞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砉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諍人之論又生麼虫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  
醜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



蘇林  
小書大義  
好言其小

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具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  
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濟州珍之渡淮而  
其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  
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均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  
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備短何以  
識其同異哉

櫟櫟櫟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  
足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

以改言勤學  
之久焉而焉功

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  
分巨者細者備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爲異孰  
爲同此數語却自端正已語終之辭

大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  
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屋懲山  
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乎  
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

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  
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  
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  
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  
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  
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  
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  
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  
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

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異之南漢  
之陰無隴斷焉

太行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道也  
隱士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節一年也不  
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  
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初修行  
時窮苦而無取見將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  
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  
汝豈愚邪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

奇偉哉

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  
道似此之言甚迂某嘗以為有味有益於學者  
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為何學不可成也東  
坡曰徐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  
意不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  
究得來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  
之純亦不已即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  
也無隴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埳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

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  
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  
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為鄧林鄧林之廣  
猶數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  
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  
為大言之資耳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经之以  
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

以語造化之  
理太好矣

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  
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  
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  
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  
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邪一  
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  
生即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  
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禹曰有形之物或夭

或壽皆有道存焉唯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  
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  
之氣土蟻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  
戮而夭松柏南山豈導迎而壽竊脂剖葦豈待  
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絮而暖飛禽之類  
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而非常理豈推雖  
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  
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矣此意蓋言天下之  
事有可以常理推者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

此書中一話  
暨如是類多  
矣敢無味乎

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上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

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娉，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若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腴澤，香氣經旬乃歇。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也。喬陟高山也，壺領亦方壺，負嶠之類，甌，甌，瓦器，滋穴之水名曰神瀆，出於一源，分於四畔，埒猶

歌

降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遠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孽阜孽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句乃歇。以上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其國傲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

則徒卒百萬視搗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用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遵海而南倣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說話幾尅舉者言幾乎尅日而欲舉行也肆咤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搗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

好矣

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  
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韞巾而表中國之  
人冠冕而裳九土取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  
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  
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人之取  
見耳

國凡固有之  
今聚草莽  
之類此焉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

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  
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乃與焉其  
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  
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  
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  
俗而未足爲異也

輒沐炎人儀渠皆國名也乃者割也此章之言  
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音之載記亦間有一  
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

一段好話

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為美我之取  
好安知非彼之取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鬮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  
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初出遠  
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  
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  
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  
汝多知乎

意甚好矣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  
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  
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  
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  
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  
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  
縣故日均髮均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



好話々成功  
之術也

斷絕其所以斷絕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  
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  
也其絕也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  
也莫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  
皆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  
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鐵為鈞荆藤為竿剉粒為  
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  
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

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激乘風振  
之連雙鷄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  
事故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  
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  
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取以能以  
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  
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釣蒲且子之弋與樞倭丈人之承蜩皆  
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

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來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入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

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一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章形容乎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它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孰已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  
游挂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日子可以歸矣師  
文舍其琴嘆日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  
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  
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  
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日子之琴何如師文曰  
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温  
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

交下川池暴經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  
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  
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  
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挂指安指也鈞絃  
調絃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  
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  
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為

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為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為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為夏聲而夏氣應商絃屬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為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絃主一聲此曰叩其絃者非調其一而廢其四蓋某曲以商為主某曲以角為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為寓言也微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

樂名也按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鄰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薛譚乃謝求及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飯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攏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以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恻恻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適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

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之也鬻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

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因師

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

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

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

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

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

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

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

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也謂

其心與已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與已同宜

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隱也此必古來

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言天下之事無精無

粗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偕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取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十子二十

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弇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摺紳摺  
亦作薦日以俱來明白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  
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不能之巧也鎮壓  
也壓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  
舞則應節始者以為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  
也盛姬羣多之姬也招戲之也諱審也料點檢  
之也合會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  
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

意蓋言人之下身亦是假合而成且應於肝足  
應於腎口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說亦  
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況造化之巧乎貳車  
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為之也  
此與雪峯木毬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輪墨  
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  
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輸翟  
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為時乎不得已而後  
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歛伏焉。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未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自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

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雖末雖倒。皆而不瞬。孟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也。虱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為弓。朔蓬之箠。以朔之蓬為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隔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



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  
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  
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十子泣  
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  
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  
而落於地塵亦不起言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  
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尅臂者削  
其臂以為識而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

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閼第一等年年  
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  
辛執弓欲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  
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  
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辛發  
三矢皆為木槍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  
為光州武定都統及其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  
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  
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秦韋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  
卑秦韋二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  
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  
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  
唯命取從秦韋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二日盡  
其巧秦韋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  
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  
也齊輯乎轡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於

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  
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  
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  
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  
以目視不以策謳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  
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  
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  
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秦韋亦古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學記

學弓先學箕皆竹器也治攻金也與裘何預此  
語素難通然考工記有裘氏不知亟主何事此  
官既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治者今不可知  
矣先觀吾趨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  
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也胸臆掌握在人者  
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  
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  
考工曰其衽不敞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  
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亟投無差馬行不

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  
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  
則其地不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  
一同也履木而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  
而躡履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  
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  
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  
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

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銳鏑推屈而體無痕槌負其  
才力視來丹猶雞鷩也來丹之交申他曰子怨黑  
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矣謀焉來丹垂涕曰  
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  
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矣不請焉來丹遂  
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  
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

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且昧爽  
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  
存莫識其狀其取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  
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  
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痕  
而不血刃焉此三寶劍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  
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請其下  
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  
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

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  
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  
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強而三招  
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  
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監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  
來丹之來過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  
彼其厭我哉

暱嫌私怨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立也  
順風而趣其行弱也悍志絕眾其志勇悍過人

也痕撻痕跡也雞穀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  
輕汝也三劍之名方言厭勝之術也泯然無際  
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將且味爽之交日初出  
之時也且夕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且夕猶  
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  
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驕合作驕驕然微有  
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斬之  
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  
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丹之三擊彼以為三招

以上十二段  
言至道之通  
神而不可約之  
語可以為好  
話矣

如兒戲也。嗟疾喉急也。支疆肢體疆急而不柔  
和也。蓋言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况學道乎。以  
此說而入其書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西戎西戎獻銀之劍。火浣之布。劍長尺有  
咫。練鋼赤刃切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  
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  
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  
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沉言柔軟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浣之布。今  
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  
但信其耳目。取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  
遂以傳者為妄。是誣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  
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力  
之言。非知理者也。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矣。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  
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

無味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二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亟能奈何靈敏而天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大自窮自達自貴自

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力人力也命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貧貴賤若出於人爲而無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造物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然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以下數章亦然北官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

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梁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山宜切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譎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年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

塗過東郭先生先生曰汝矣往而反僂僂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矣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



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示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成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草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休矣。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據攬

屋之連綿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爲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爲厚。達則爲薄。厚薄能否也。徧徧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爲汝釋去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再見西門氏也。達者不爲智得。窮者非爲愚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固有自然之理也。歲菽。大菽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而不遇也。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馳於齊管夷吾  
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  
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  
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  
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  
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  
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

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  
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  
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買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  
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  
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  
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  
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

我不羞カ小節チ而耻シ名ヲ不顯シ於天下ニ也ト生我者ハ父母ト知我者ハ鮑叔也ト此世稱管鮑善交者ハ小白善ク用能ル者ハ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ト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ハ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ト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能ト雖不得不用

甚感者甚親也ト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佳善ト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ト用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ト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ト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ト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

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隲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

此是句絕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

類比之也鈎乎君者鈎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

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

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已甚

周也哀不已若待人甚怨也以德分人不自有

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思

已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聰明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隲朋也

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

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管鮑之交如彼而垂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隲

朋雖曰為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夷吾取自由

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力命之說

耳

以上管鮑之  
三改言得好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兩可者詭隨而為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詰也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為治之時數有扞格也子產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產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扞格為苦遂歸咎於竹刑故執而戮辱

之既戮辱之又誅之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  
用不得不誅者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  
而鄧析乃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皆  
出於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  
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  
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皆之所  
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

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  
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憾者  
人以此為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苦於困辱求  
死而不得死人以為天罰之此事於世同亦有  
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智力之  
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如之何得生得死  
即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  
或死亦即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杳冥

無邊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  
地也冲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  
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  
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能欺者雖鬼不得而  
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  
成之者渾成自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  
之也寧之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  
之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李梁李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李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能如此之甚汝矣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李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李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

女始則胎氣不足乳瀝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李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李梁曰神醫也重則遣之俄而李梁之疾自瘳匪佑自天弗孽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菑孽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瀝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為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為衆人而屏去之俞氏之

言謂其稟受之病也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為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庸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為神醫而厚餽之以其取見高妙也俄而自謬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取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

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為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醫能語文主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筭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即莊子鳧鶴之論。筭之所無者，言非筭計之取。及與筭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不可得而奈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老聃語闕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顏天距壽何者？為好何者？為惡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已之為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取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慙矣。奚去矣？就奚哀矣？樂矣。為奚不為矣。

兄弟者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  
賤壽夭相安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  
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  
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  
也漢書有綬若若是也欲爲而不得爲欲不爲  
而又爲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  
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  
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命曰理曰  
心曰性雖若可信而又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

都無所不信真矣慤矣真純誠慤一而不雜也  
若能如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何所爲哀以何爲  
樂以何爲可爲以何爲不可爲皆無容心可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  
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  
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  
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居若死即莊子尸居之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是也動若械者猶影附罔兩有所待而然也如

偃師之木人其動也自有機械以使之既不由  
我則亦不知所以居不居所以動不動人之所  
見我之情貌何嘗變易人既不見我亦何嘗變  
易耳目之外皆已忘之所以往來出入獨得其  
妙孰得而拘礙之是乃忘已遺形以與造物者  
游也

墨音辰 敷夷女 二切 單音至 咍音單 豈然 咍 許元火 遠三切 慙結  
切慙切無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  
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胥如志者四者之人同游於世各如其志也而  
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  
深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  
態亦莊子所謂徯佚啓態之類墨音眉尿女履  
反墨尿軟弱也單至不安貌單單恐懼貌慙慙  
急速貌  
巧佞愚直婢魚 淺午 二切 研切 夫約便辟四人相與游於  
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為用巧

之微妙，碎斫，不解悟貌。

膠何交

愕午交魚

情露譏

許偃居

極凌諄，四人相

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

得也。

此又四等矜才之人，膠愕，猶猶也。情露，今人言

賣弄之意，譏極吃急之意，凌諄，詰問也。莊子曰：

哲士無凌諄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諭也。

眠莫典

姪徒典

誣主蔡

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

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譴發，自以行無戾也。

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眠姪，瑟縮不正之貌。誣諉，

煩絮之貌，怯疑，拙退也。不相譴發者，不相決別

也。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

窮年不相顧眎，自以時之適也。

多偶，多可也。易與人合也。自專自用也。與人不

合也。乘權得勢而有權者，隻立，孤立而無所憚

者，不相顧視，皆自以為得時也。

此眾態也，其貌不一，而成之於道，命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咸之於道之往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由也。命既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其命爲之。倥倥俱爲切成者。俏俏仙妙切成也。初非成也。倥倥敗者。俏俏仙妙切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倥倥俱爲切。幾似之貌。俏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以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

而迷之言爲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肖然其  
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可知其理實甚明  
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肖似之際而有不昧然  
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嘉外禍者人取惡遠  
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  
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因有駭有喜時動時止  
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背峻版  
而立面深墮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  
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

不危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  
下者不同聖賢之言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  
而有所量度得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  
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中半也言  
多筭亦筭不盡至愚者亦有時而得也若皆無  
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失皆無之是其  
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  
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全亦  
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

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曰衣五卷衣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

守之則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篋筮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極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取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囊落之貌跪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車其制木不圓淨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恤言以

好話

巨

生事為愛也。行假合作何暇字誤也。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巨矣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論且與詎同。

力命篇凡二十  
二改雖言人  
力天命之不可  
窮而意頗深  
切也於其直  
理弗取也蓋天  
命之順稷不  
可待道也矣

農赴時商趨利工進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趨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為農矣為商矣為工矣為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己也。

列子庸齊口義卷下一之終



命之動靜不  
可測也  
命之動靜不  
可測也  
命之動靜不  
可測也  
命之動靜不  
可測也  
命之動靜不  
可測也

庚子歲庚子歲庚子歲庚子歲庚子歲  
人之福祿壽夭  
難言不難言不難言不難言不難言  
難言不難言不難言不難言不難言  
難言不難言不難言不難言不難言  
乙未季冬十二日自己將至未刻  
電曠此一冊而抹丹  
金于在木里商  
本早商本早商本早商本早商本早商  
本早商本早商本早商本早商本早商  
本早商本早商本早商本早商本早商

乙未季冬十二日自己將至未刻  
末情電曠此一冊

敬之主人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cursive script (caoshu),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he text is written on aged, yellowed paper. A blue paper strip is attached to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more regular script,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he text is written on aged, yellowed paper.

Smal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a signature located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卷四